

徐衍 主编

政治卷

体系、变革
与全球化进程

■ 李鑫炜 著

Systems,
Changes
and
Globalization



徐伟 主编

A RETROSPECT OF THE CONFLICTS

政治卷

体系、变革与全球化进程

李鑫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体系、变革与全球化进程/李鑫炜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1

(百年冲突回眸·政治卷/徐衍主编)

ISBN 7—5004—2676—3

I . 体… II . 李… III . 国际政治关系—研究—1900 ~ 1999

IV .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462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

(地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北京市通州利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字数: 166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6.00 元

《百年冲突回眸》丛书编委会

主 编:徐 衍

编 委:徐 衍	李鑫炜	张 旭	杨天宇
刘登阁	周云芳	陈 功	李屹东
许建国	尹登成	段林萍	朱莉涛
刘 坚	张宝仓	田小林	卫东海
李法阳	肖仙爱	王实诚	

总序

20世纪，大幕将落。

回眸行将逝去的这个百年，任何人都不得不赞叹历史的丰富多彩。

我们不想在此对历史作简单的复述，更不敢对历史妄加菲薄。厚重的历史，责成我们去作冷峻的思考、积极的探索与深刻的反思，运用穿越历史大时空的智慧，解读风云变幻的20世纪；运用烛照未来的思想，勾画那必将更加丰富多彩的21世纪，她，正要撩开历史的帷幕，闪现在我们面前！

事物的本质是矛盾，时代的亮点是冲突。我们找不到没有矛盾的事物，我们当然也找不到不存在冲突的时代。所不同的是，20世纪有着超出以往任何时代许多倍的无穷无尽的剧烈冲突，构成本世纪最为波澜壮阔的画面。正是在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冲突中，20世纪取得了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不曾有过的成就，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令人心悸的严重问题……

但是，人类在冲突中坚强，社会在冲突中整合，历史在冲突中坎坷前行。这，也许就是冲突的“功能”。20世纪太多、太残酷的冲突，留下了太多的可以回味的事件和可以思索的空间，使我们得以在这样一幅人类文明史的壮阔画卷中，撷取几朵最绚丽的花朵，奉献给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人们。

正当西方世界还沉浸在对新生的20世纪无限憧憬之中时，巴尔干半岛萨拉热窝街头的一声枪响，引爆了欧洲的火药桶，1914

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迅即波及了全球。其实,早在 1894 年恩格斯就预言了 20 年后的这场战争:有众多国家参战,有许多大规模高效新式杀人武器出现,上千万人口特别是精壮劳动力丧失生命,整个欧洲大陆皇冠满地乱滚而无人拾取。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的副产品,却使极少一部分人野心的无限膨胀,他们总想把这个星球攥在自己的掌心。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风暴又几乎席卷了全球。危机的爆发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人类需要重新认识现代文明的成果,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是,在这种思考还远远没有开始付诸实践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一次将人类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此时,上次大战中出生的婴儿才刚刚能扛得起枪,就被驱赶上了战场。二战波及范围之广大、祸害之惨烈、影响之深远,冠绝整个人类文明史。

一个世纪未满 50 年的前半段竟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一事实,迫使人类重新思考自身的问题,构造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探求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但是,和平发展的机遇,随着“冷战”铁幕的降下,又一次受到阻遏。战争的阴云始终没有消散,东西对抗的结果是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南北差距的拉大造成了新的经济殖民形式的扩展。于是,军备竞赛明里僵持、暗里较劲,演出了 20 世纪 40 年代中叶之后的一幕幕连台“好戏”,并且助长了在战争压力下彰显的经济之争。

20 世纪绝不能忽视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就是 1917 年 11 月 7 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自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贯穿 20 世纪整个历史过程的主线。在这条主线的引导下,全球的文化发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化发展更多的是关心“永恒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则强调“先进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发挥,同时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力图吞灭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这幅往来冲突、绚

丽多姿的风景画,一直延续到世纪末的今天,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左右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世纪之交,我们必须理性地思考这样一个辉煌的百年、迷惘的百年、探索的百年和即将成为回忆的百年,力求为人类迷雾重重的前路设置下一些醒目的路标,为人类惟一的“诺亚方舟”波诡云谲的航程树立一些灯塔,使得人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更多一些理性,使得地球这个人类共有的家园更加美好、安宁。

让我们共同祈祷:21世纪的人类能够共同拥有幸福和谐的地球村,而不再是充满悲剧式的对立与冲突。但愿20世纪人类的探索会成为未来发展的借鉴,但愿21世纪是全人类觉醒的世纪。

让我们共同信守:不要忘记过去,否则就是背叛。人类傲然挺立于天地之间的惟一法则,就是总结过去、立足现实、展望未来。

如果把20世纪比作一条即将呼啸而去的巨龙,要我们为它的形象点睛,就只需两个字:冲突。

瞩目东方,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将是新世纪的曙光!

徐衍

1999年12月20日于北京

目 录

20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代序言	(1)
第一章 全球一体化与地缘政治	(15)
第一节 地缘政治与全球格局 (17)	
第二节 政治冲突与地缘因素 (39)	
第三节 欧洲中心的衰落 (50)	
第四节 美苏冷战的地缘政治 (64)	
第五节 全球化进程中的地区冲突 (73)	
第二章 文明与政治冲突	(85)
第一节 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因素 (87)	
第二节 国家的限度与文明的力量 (104)	
第三节 民族、种族、宗教与文明的冲突 (113)	
第四节 全球一体化与文明的张力 (119)	
第三章 全球一体化与国际社会.....	(130)
第一节 全球一体化与世界秩序 (131)	
第二节 全球化进程对国家的影响 (137)	
第三节 二元结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 国家体系 (148)	
第四章 世纪之交的危机与冲突.....	(160)
第一节 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161)	
第二节 信息革命与国家的困境 (165)	
第三节 经济一体化与政治冲突 (171)	

• 2 • 目 景

第四节 全球化与社会控制的危机	(177)
第五节 人口危机与政治冲突	(183)
第六节 资源、环境与政治冲突	(200)
后 记 (208)

20世纪的全球化进程

——代序言

进入90年代，全球化(globalization)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语词。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伴随着因特网、Windows98、CIH病毒，伴随着亚太金融危机的爆发、欧元的发行，伴随着美国日益国际化的权力和地球日益恶化的环境，伴随着西方文明的扩张与世界的进一步分裂化进入了新闻报道，进入了餐桌的话题，进入了政治首脑的谈话。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是令人欣喜的，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许多人体会到了超越时空限制的自由，贸易、金融一体化和投资流动性的加强使商家看到了更广阔的市场机会，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与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fellowship)的建立使政治家们看到了和平的基础。然而全球化作为一种悖论(paradox)的性质很快就体现出来了，生产、贸易及金融的一体化带来的不仅是繁荣与进步，而且有危机与分裂。非洲与拉美经济的恶性衰退在先，亚太金融危机于后都证明了全球化不是一块利益均沾的“蛋糕”，而是一枚有着双面图案、正反之分的“硬币”；而北约东扩与美国在世界范围的强权行径也证明了国家之间的冲突(conflicts)与世界秩序中的霸权(hegemony)作为国际政治的一般形态并未有任何改变，和平与正义并不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冲突将是霸权体系之下的权力冲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霸权所导致的全球性冲突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冲突仍将交织在一起构成下个世纪世界秩序的框架。

所不同的是全球化将政治冲突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之上，更繁复的联系之中，更尖锐的矛盾之下。全球化在扩张其空间影响（通过通讯与信息技术的革命和生产的一体化将世界变成一个“村庄”）的同时，也在时序上将各国、各种文明的发展压缩为一个统一的进程，使很多仍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不得不直接面临后现代的挑战，更为尖锐的是全球化在时空上的发展构成了对现有世界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全方位压力。全球化的进程也意味着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的变革过程，意味着人类生活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改变，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全球化进程带来的体系性变革将使人类面临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面临更紧迫的挑战，冲突与合作将以一种新的形态普遍化为全球性联系，但丝毫不会弱化冲突的强度，亦不会降低合作的难度。

作为一种渐进性的变革过程，全球化与世界体系有着广泛而密切的关系，虽然这种关联经常不为人所注意，但它与那些大国之间的颇为显明的政治冲突相比是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处在世纪之交转折关头的人们更加有必要循着这一视角来考察 20 世纪国际体系的发展。

—

由于全球化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目前的研究多倾向于将全球化的定义限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机制，包括生产、金融和科技三个方面的全球化。三者之间生产发展决定金融、科技的发展，同时金融、科技的发展又对生产的发展有巨大的反作用。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主要是生产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全球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其目的在于伸张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在全球的影响力。

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

整个国际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的有效配置,成为国际经济与合作的战略目标。同时,各国都在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国际经济组织大力推行经济自由化,促进了资金、技术、人员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更大规模的流动。这是形成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代科技的发展,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的联系加强,运行速度加快,竞争也空前加剧。可以说科技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

全球化的逻辑由经济领域展开但绝非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冷战以后的政治经济发展表明,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变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科技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信息化时代,以因特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使整个世界跨入了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已不再是传统的加工工业。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使任何人都无法预料它的市场潜力究竟有多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信息及相关技术产业的发展将直接决定未来几十年人类生活的面貌,同时也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发展。信息革命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内部构成,更主要的是塑造了经济运行的舞台。信息产业向其他部门的拓展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起一种网络化的联系,不仅改变了贸易、金融、投资及制造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且全面地改造了经济运行的方式与速度,企业的传统经营方式已不再有效,因为在世界经济运行中甚至时间与空间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网络经济将是下个世纪主要的经营方式,一方面人们交流与经济运作大为便捷,另一方面经营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了,就世界经济的整体而言,其脆弱性也大大增加,需要一个比现在完备许多的监控和协调机制。总之,信息化带来的不仅是便捷,更有挑战。它对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全局性的,人们很难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和限制这种

变革。因此我们说信息时代的来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新的舞台。

2. 世界经济与世界市场的变革。这一变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形态的“虚化”，金融、投资及服务贸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而经济在形态上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虚拟化、符号化，以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变得愈来愈重要，人类经济在下世纪有可能经历一个与实物货币到观念货币相类似的变革，即从以实物形态为主的经济转向以符号为主的虚拟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都是对这一变革的侧面描述；二是相互依赖得到加强，仅仅在 30 年前，许多国家还能基本保持本国经济自给自足的独立性，但目前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不是处在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之中，而且这种普遍联系还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和流通领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际分工体系的深化与国际贸易的全球化使得资源配置与经济运行突破了一国国民经济的框架，企业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合作以获得产品的最低成本与最大利润。纵横交错的分工体系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从经济规律上讲没有哪个政府对本国经济有绝对的支配权，因为从原材料、技术、资本到劳动力、市场都有国际的因素存在。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权的削弱正在成为普遍的现象。同时，资本、技术、信息和知识流动的速度与自由度不断加强，国际经济与国民经济的界限正逐渐变得模糊。金融与证券市场的监管、知识产权的保护、劳动力的流动与失业等问题都不是一国政府所能独立解决的，需要国际的协调与合作。

3. 社会联系的加强与多元化的趋势。社会联系的加强是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不仅仅是因为联系手段的革命。因特网的直接作用只是给人们一种新的联系方式，它与 19 世纪以电报、电话为标志的通讯革命之差异在于它是发生在 20 世纪末，发生在一个经济、政治、文化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可以说是今天的社会联系造就

了网络时代,而不是相反。对于今天的全球化趋势,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它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也不仅仅是横空出世的新现象,有人把它与 60 年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联系起来,有人则上溯到 19 世纪,甚至有人(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将全球化上溯至更为遥远的 16 世纪,认为就社会联系加强而言目前的全球化是有史以来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在 15—17 世纪由于资本主义在北欧与西欧的发展,建立了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近代世界经济,并且通过打破旧的帝国制结构建立起民族国家体系,由此产生了各个民族国家及国民经济的近代化联系;第二次是从本世纪 70 年代至今,行为主体的多元化与全球联系的网络化突破了国家的体系,经济及文化联系日益成为决定政治关系的因素)^①。社会联系的多元化与一体化是全球化的基本逻辑,随着世界集中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原本似乎遥远的矛盾与冲突忽然间逼近了,跨国公司的压力,社会运动的压力、文化与文明的冲突以及环境、资源问题都成为各国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国家原有的结构与功能也面临挑战,国家权力的分散化与社会的多元化构成了一对矛盾的两面。一方面世界被压缩在一个狭小的“地球村”里,另一方面各种矛盾与冲突又随着社会联系的普遍化不断向外扩张,这就是当代社会的基本面貌。

4. 国际体系的变革。国际体系正如其他各种体系一样“是通过以某种控制形式进行有规则的互动而联结在一起的多种多样的实体的集合体”^②。现代的世界体系是在 19 世纪形成的,此前并不存在单一的世界体系,而是有好几个国际体系,彼此之间并没有多少联系。是近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将各个分散的体系融合在

^① 参见“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与国家”一文,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01—117 页。

^② 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6 页。

一起,国际社会的制度化程度也随之提高,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作用在不断增强,然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仍未有根本改变。国家之间围绕权力与利益进行实力(power)与权威(authority)的博弈,战争和外交是国家间互动的主要方式,由此形成的战略对比和格局构成了国际体系的控制形式或结构类型。19世纪以来的国际体系经历了霸权稳定、二元均势和多元均势等结构类型,冷战的结束标志世界正由二元均势结构向一种新的复合型均势结构转变,目前这种结构的具体形态尚未确定。但无论是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还是格局的转变都不能涵盖国际体系变革的意义,甚至不能代表其主要的内容,有迹象表明现有的国际体系将面临一次整体性的变革,即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称的“体系的变更”。因为目前的许多变化都不是局限在传统的框架内、局限在结构与互动的层次上,而是有可能导致体系性质的改变:联合国作为现今最主要的国际组织,其地位正在受到各方面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使得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发生了倒置,国家的权力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很大损害;跨国行为体的增加冲击着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全球问题与跨国社会运动的积累要求国际协调制度化;美国日益明显的国际化倾向可能导致全球化时代新的霸权稳定结构……下个世纪国家是否会终结,世界体系是否会由一种新的政治实体来构成?类似的问题已不再被人们视为天方夜谭,美国的自由主义学者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认为在关涉国家未来的基本问题上存在三个冲突,即民族国家的政治力量与一体化的经济力量之冲突,国家与多元化社会之冲突,国家与国际合作之冲突。在这三种冲突中,表面占优势的政治力量将最终让位于经济和社会的力量,最后会产生一种联邦型的世界政府^①。不管这种分析是否合理,国际体系的变革确实已经是一个十分现实的

^① 参见“Three Models of the Future”, Robert Gilpin, “THE STATE — critical concepts”, P517.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4 年版,第 517 页。

问题了。

二

全球化本身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当其首次出现于 1944 出版的一本由美国人瑞瑟(Reiser)和戴维斯(Daives)写的小册子中时,仅是用来代表全世界(the whole world)的意思,1961 年著名的韦伯斯特辞典(Webster Dictionary)才收录了这个词^①。全球化进入日常话语更是 80 年代以后的事。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给全球化一个十分准确的定义,而倾向于较为保守地将全球化界定为 90 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采用最广义的全球化概念是有草率和哗众之嫌的。但是全球化进程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变革原因的必要线索,也是构成 20 世纪历史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全球化的观点,20 世纪的政治景观便只剩下大国之间的权力角逐与战争的硝烟了。

本书之所以选取全球化这一视角来考察 20 世纪的政治冲突,主要是基于下列认识:

第一,20 世纪的冲突有两个渊源:大国之间为争取权力和建构国际秩序而导致的冲突;全球化形成的一体化联系与国家体系之间的冲突。前者由于其显著的特性,早已为人们所认识,而后者则是一个缓慢、隐性的过程,只有慢慢地为人所了解。但这一过程是真正有决定性的。一体化造就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变化:其一是国家间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关系的加深,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使各国的国民经济体系连成了网络,难以区分国民经济的界限;其二是国际社会越来越实体化,国家的职能与地位在缩减和降低。这两个变化十分隐秘,常常处于人们的观察之外。所以 90 年代以来

^① 参见《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一书,London Routledge Press,1997 版,第 14 页。

的全球化进程便给人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第二,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既非 90 年代的新事物,也不是 20 世纪的专利。全球化甚至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主要是一个哲学的概念。它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另一维度,历史延续的另一线索。全球化的进程与影响从空间上讲极为广阔(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将全球整合为一个整体),就时间而言亦颇久远(绝非 20 世纪 90 年代横空出世的天马,其源流甚至可上溯至 14—15 世纪);涉及领域既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族、宗教几乎无所不包),产生影响更深(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民族、种族、文明的关系以及国际社会的建构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政治或经济的权力相比,全球化是一种体系的整体性力量,它将改变的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权力格局,更主要的是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

第三,全球化自身的复杂性并不构成我们理解 20 世纪政治冲突的障碍,相反只有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各种矛盾的层层展开,才能准确地把握冲突的发生机制,才能动态地复原世界一体化的真实进程。全球化是一个由分散到聚合、从隐性到显性的过程,一开始就是在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与近代的国家体系的交错运动中展开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它有着自己的逻辑,即通过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不断加强人们之间的联系,在空间上形成对世界的压缩,在结构上对各种要素重新进行整合;全球化同时还是一种他组织的过程,它引起的种种变化起初都是零散的,并且受到现有国际体系的强有力制约和影响。只有当现有的国际体系发生失衡时,全球化的力量才会凸显出来。世纪之交的变革给我们认识全球化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只有循着全球化的脉络才能真正认识到这场变革的意义。

第四,全球化导致权力在三个层面上的双向流变: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一方面权力由中央向地方、由体制内向体制外、由人